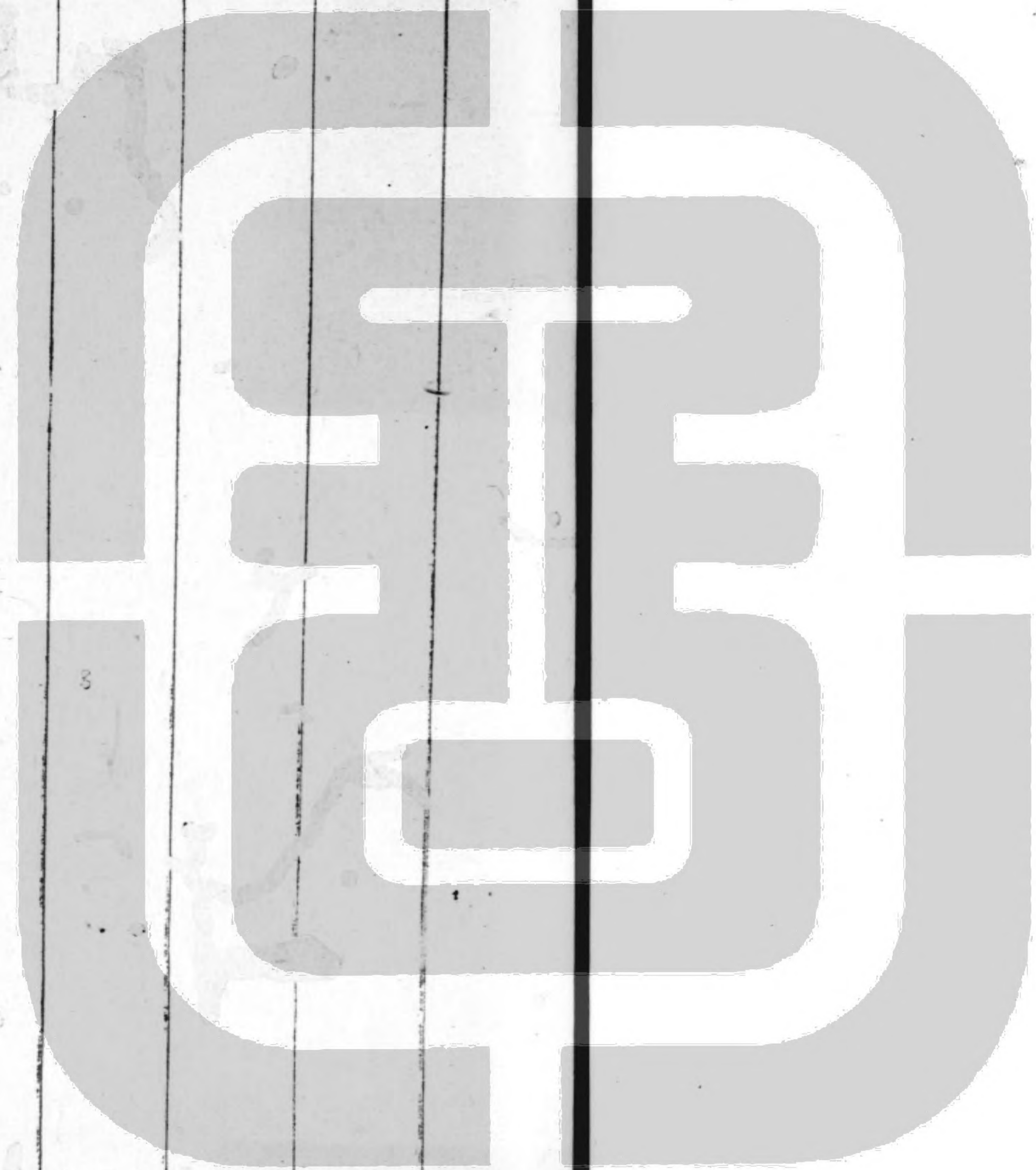


御書



淳溪遺集卷之十

神道碑

尚書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程公神道碑

靖康元年冬金人再犯京師明年春天子入野虜索
金繒無藝府庫不足以民財繼之詔尚書梅執禮侍
郎陳知質程振給事中安扶督民輸一日虜坐城闥
猥謂四人者曰吾國賦予馬於民率比屋相甲乙若
甲輸而乙否則執而誅之誰敢違者意民窮且變生
將投隙而逞四人者同辭而對曰今天子蒙塵臣民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皆願前死雖肝腦不計也於金縢何有哉顧誠亡有
塞責虜大怒問官長安在欲加以罪而置其餘程公
恐尚書坐之遽前曰皆官長虜不勝其忿四人者皆
死之建炎初上即位哀其忠降璽書褒歎各進官七
等於是程公自承議郎進朝議大夫官其子若親屬
二人下饒州給葬事遣官護視厚贖其家一者謂未
足醕公復以端明殿學士告其匪公諱振字伯玉饒
州樂平人大王父承憲大父溥公與世業儒為聞家
翽以公故贈朝請大夫公少有軼材未冠求師友曰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方入京師游太學必秀出其輩類一時名士如張商
黃陳瓘張廷堅鄒浩悉兄之迎公宗寧三年車駕幸
孔子祠見諸生太學公以高第補將仕郎除和州州
學教授留為辟雍錄久之遷博士會詔近臣求人材
可用者或以公聞召至政事堂擢公常博士以親老
丐外得提舉京東西路學事秩滿留居甫州五年奏
立孟子冢祠以公孫丑為章從之皆見聽改京西南
路提舉常平入尚書為膳部員外郎通年拜監察御
史時大臣崇黨相軋水火然一時士大夫鮮不附

麗公孤立行一意此然其間人服其正遷辟雍司業
兼太子舍人改國子初見太子東宮言古者大祭祀
登餼受爵必以上嗣既禮備載且元豐彝典具存昨
上有事明堂而殿下不與非所以尊宗廟重社稷也
太子矍然曰初無人及此由是驟加獎重後每進說
古今台亂輒向納之遷左司員外郎兼官，故時方
臘暴泚古聲搖京師公從容為宰相王黼言宜乘此
時言天下弊事庶幾稍革當天意順人心黼快然不
悅曰上且謂黼挾寇奈何公知黼忌其言不答趨出

西泃吳氏繡谷亭抄本

然太子薦公甚力外廷莫知會兩省官缺上曰程核
老成忠實必以為給事中黼銜前不能平白公資
淺且唯長詞令止除中書舍人已而中書侍郎馮熙
載黜知亳州黼怨熙載甚欲公劾奏且以言詆之
公不從黼大怒風言者論公有黨責提舉武夷山冲
佑觀時宣和三年也明年復集賢殿脩撰丁内艱尋
除徽猷閣待制中書舍人皆力辭不拜無幾何太子
受内禪是為淵聖皇帝淵聖念公久趣還舊班對便
朝問勞甚渥俄詔自中出除尚書吏部侍郎公以大

臣不協議論多駁詔今輕改失其事机如金人掣兵且半年而至今不解者以或和或戰之說未一也裁抑濫賞如黑白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說者以廟堂不能忘私而多與其黨為地也今日一人言之以為是而行明日一人言之以為非而止或出聖斷喻度而不暇疇咨或用大臣偏辭而遂形播所以動未必善處未必宜乃輒為之互汙為其勢不得不爾也乃聞虜寇河北力請合諸路兵特角擊之以牽其勢且曰彼猖獗如此陛下猶欲守和議而不使之少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有所懲創乎淵聖雖美其言而奪于大臣卒不能用連抗章求去優詔不從以吏部監獄有聲滋欲試之民事除開封尹先是大辟情或可矜多取旨原貸祖宗行之歲久好生洽于民心崇寧以來議少謂輦轂先彈壓凡情不當法率巧請殺之公奏宜一准祖宗故事遇得旨即著為令不載者許援其比而行自此天府之囚全活者不下勝計已而詔捕凡卒獲數千人公請充入步軍司而除其罪步軍司請論如法法當盡誅公以多事時一日而殺千人民必大駭且

未決當繫有司寧毋反側之患淵聖大以為然卒如
 公請除尚書刑部侍郎久之虜邀天子幸其營公亟
 白宰相何臬思所以祈虜之語共于上而却之臬忽
 宣言翌日車駕出城群臣失色已而虜求金不已朝
 廷莫知所為公冒死直前卒與禍會寔靖康二年二
 月二十五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初公為中舍人王
 黼以家沈積中帥河朔欲覘虜圖燕公語積中當思
 異時覆族之禍積中佩其戒至所司首以書謝公盛
 言其不可之狀公具以積中語告諸朝泊公左遷童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貫蔡攸卒與是役致變起肘腋而公惟其函故聞公
 之喪士無賢愚皆為之出涕公入安樂坊與人談笑
 極醞蕪風流至論事則挺然不可回奪宣和中上皇
 崇道家之說公至東宮淵聖問為公對甚多其略曰
 周公作鴟鵂之詩孔子以為知道其言不過迨天之
 未陰雨綢繆牖戶而已老子著道經亦曰為之於未
 有治之於未亂蓋老氏與孔子合者如此今不固根
 本于無事之時而徒事目前土木之工非二聖人之
 意也他日淵聖為太上皇道之太上^皇頗欲去健羨疏

左右近習之臣而楊戩方與龍德太乙之役懼不得肆因讒家令馮揚將輔太子幸非常太上皇震恐執揚誅之而淵聖之言亦廢及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頗欲離間兩宮公心獨鄙之每調娛父子之間甚有恩意如詔鞠龍德宮近侍梁忻之類特寬其文由是纖芥之疑不行聞者莫不歎服公居鄉不趨人之急以急抵公者未嘗辭族有喪積年不能舉命其子萬一日辨之蓋公之於書無所不觀亦無所不學屬文汲瞻下筆不能自休書記翩翩千王如對面語見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之者把玩無數爭藏弄為榮著義語及詩文七十餘者藏于家妻董氏封碩人子邁承務郎傳公學次未名生公卒之某月邁以建炎二年十月辛酉葬公樂平縣嶺原大夫人塋之左從公卜也嗚呼士方平時劇談抵掌以福福死生自任而謂人不能此直易耳及一旦臨利害僅如秋毫鮮不喪厥心而移其所守若夫規以身免而推馮于前者比肩接踵也聞公之風者亦可以少媿哉某少以同郡登公之門知公之詳宜莫如某邁以國子司業程瑀之狀來請謹叙

公之平昔而繫之以銘銘曰

惟祝融之苗裔兮公鼻祖曰伯休越漢唐而南徙兮

家洎川之上游既予公以脩能兮又重之以矯節冠

切雲而事君兮景忠精之前哲氛祲忽其蔽日兮神

葩蕩而生淵象倅映而遺禍兮公踰天而直前左攬

搶而右寔寐兮公胡獨罹此患苟殺生而仁兮齊

死生于夜旦紛衆美曾不概見兮獨令名其庶幾偉

蕩陰之節死兮吾將從苦賢之所歸

龍圖閣學士左朝請大夫滕公神道碑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滕姬姓文王之昭也春秋時以小國介齊楚之間漢

魏晉世不乏人至唐有諱令琮為國子司業者子孫

蟬連數十餘世譜牒相傳曰堯王任衛尉寺丞于公

為曾祖曰公綽任宣德郎于公為祖曰友仁朝請大

夫于公為皇考以公貴皆贈東宮師傅官妣祖妣皆

封郡夫人公諱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年十六補

太學生俊邁絕人諸老士皆屈輩行與交既冠擢崇

寧五年進士第調通州司理參軍秩滿陞晉州觀察

推官試學官中之際與元府學教授首冠詞學兼

茂科 秘書省為正字公以軼材進滯儒館三年有餘人為公不滿公處之裕如久之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員外郎入對敷奏詳明徽宗喜曰頃得卿詞學程文甚敏蓋有意用公而不為當路所右歲餘裁移禮部又數年為國子司業連丁內外艱服除而請東二年至人至京師時上開元帥府濟州即以檄召公有詞學精瞻明習憲章之語公至濟州率先群臣勸進請築壇如高邑故事乃除公太常少卿相登極禮儀具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出公筆詞旨激揚聞者莫

西泠吳氏繡谷亭小集

不感動流涕尋擢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莫言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公忠精公於天性平正臨事未嘗詭隨及居諫思之地知無不言見有未合公論者必反復開陳蒙上聽納而後已顯謨閣直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轉朝奉郎公因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太祖太宗以來無母后兄弟之子班侍從者故日者給舍文章論列乞換忠厚右列陛下方色難以奉母后故未即施行其如中外之情未厭願少垂省覽以母違祖宗成憲從之武義大夫康

義用登極恩遺邇郡刺史公封還詞頭力陳陛下即位以來凡發號施令立政造事必法祖宗彛憲惟能法祖宗故能得人心而當天意和煥中宮之父也孟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猶曲從人言易我班之秩康彛何人乃敢紊彛憲如此義者內侍康履之父也自古刀亂之源不出於外戚之撓法則出於內侍之干政漢唐可鑒登極恩各遷官一等天下之至公也祖宗以來未之或改康義乃以御寶批降特旨一官而暗生五等之秩觀此有異于墨勅斜封之時乎凡

西泠吳氏繡谷亭小本

降旨令行下終不從命人莫不重公有守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軍贖金公言世忠偏裨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躡官數等位而節旄人所以未有言者以方群盜充斥姑責其後劾比卒伍背叛至奪御器逼諫臣于死地恬不知罪致臣僚論奏乃止罰金將何以懲後世忠降一官知江州陳彛文用劉光世保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公以光世之章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彛文趣以行詞公言給舍繼駁命以次官行下兩省故事也陛下以臣言為

是耶當更下監司覈寔次第推賞先及城守官兵而後彥文進職以臣言為非循國家故事可也論列諄諄不已大失宰相意會有布衣然後省者不合體式而公以文理優長取之諫官李處遜迎合論奏遂除公集英殿脩撰提舉杭州洞霄宮衆論為之不平未幾車駕幸平江再除中書舍人及陛對奏疏乞寘畏天命而安人心其畧曰去歲却禮前數日前太陽示彗驗之圖史為異甚大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之告使主下脩政事以應天者未至比逆臣敢萌不軌天

西泠吳氏繡谷亭本

之可象前已著明惜朝廷不知先事而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恩倖歛怨黨陷覆轍奸宄已順而未即授首陛下盍察人心所向而少留聖意乎今惻怛愛民之政徒為空言而百姓不以為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類臣言者望叅稽得失而罷行之上褒諭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公在諫省旬日封章屢上上稱其有大體遂有

意登用擢翰林學士面獎再三卿言甚忠非卿孰為
朕言者翌日除端明殿學士同樞密院事建炎三年
天子反正宰相呂頤浩建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既還
建康又廷欲盡棄中原焚室廬徙居民于東南公力
持不可時在諫首語御史中丞張守曰吾曹當以死
爭既執政又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歎曰公真執政
之才也孰能受命二日而決此大計乎諫官袁植請
誅黃潛善汪伯彥公言儻如植言傷陛下好士之德
矣上首肯久之即批出罷植諫職翌日見上曰昨

西泠吳氏繡谷亭本

觀翁袁植之命有忠厚之言未聞殺戮之事可哉
君王言也太祖以來未嘗戮一大臣國家歷祚縣長
過於兩漢者此也上大悅李成遣屬官至金陵力求
淮南占頤浩欲從之公曰此養虎遺患也成已命知
徐州遷延不赴莫若趣其之任使遠邇聞之知朝廷
之命必行成既情得靡然退聽陝西進馬上擇其一
良者獨賜公且詔應恩數並依同知樞密院事無何
詔恭請太后奉神主之江表以叅知政事李邴權知
三省樞密院事公為資政殿學士同之後衛以行邴

江漢集 卷十
辭疾則又命公權知而劉珣為貳賜公親筆手詔凡
百四十六言極褒嘉之辭許級宰執班奏事寓治都
堂公從衛至洪劉光世統大軍為屏翰光世不能守
金人渡洪乃退保處州殿中侍御史張延壽不知曲
折極口詆公於是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延壽言之
不已又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期年
許自便其年九月復左朝請大夫依前宮祠紹興二
年九月某甲子薨於甲江西春秋四十有八元至常氏
贈右諫議大夫安民之女封咸寧郡夫人次室朱氏

西泠吳山繡谷亭抄本

尚書古丞譔之女封咸寧郡夫人一丁曰珙某官二
女為某官管鎮其官梁與祖之妻孫男女六人有文
集二十卷翰墨叢記五卷韶武遺音三卷紹興三年
四月某甲子洪奉公葬平江吳縣至德鄉華山紹興
八年三月追復龍圖閣學士藻與公同為建炎元年
中書舍人者也聞公立朝訐謨獻替之餘莫詳于藻
謹擇其大者書之而系以銘銘曰

自古明盛繇臣納忠靡懷不陳無壅不通在貞觀世
賢哉鄭公封章敢言日沃帝聰政否斯替卒成治功

至誠愛君夫孰與同公吳其後獨紹乃風造膝哀
略毋隱衷言聽諫行帝旌匪躬遂叅兵柄頗牧禁中
折衝銷萌應變不窮國以吳起宛如鎬豐上方疇咨
分陝忽東天胡中奪年未及翁邦國殄瘁籌惟一室
靡期而事神復返崧琢詞于阡用赫厥終

淳溪遺集卷之十終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淳溪遺集卷之十一

神道碑

胡請即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贈少師傅公神道
碑

熙寧間鈞黨之論起元祐以來士大夫為世指名者
悉墮黨中故一時盛德精忠之人徃徃齎志以歿既
歿矣子孫懼及率秘其閤閱不敢傳迨靖康黨禁除
人、爭言嘉祐治平以前事於是昔之悼不幸土中
者咸震耀于時公雖没于崇寧之初為不與其禍然

用事者猶指公為黨人至紹興九年公之卒葬也三十八年矣而墓碑未立公之寸七人惟詒度在詒度以書來乞銘某少仰公名以不獲拜公為恨今乃得執筆次公之行事幸矣然某去公幾四十年更士大夫以言諱之時公之行治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謹掇其於然在人耳目者序而銘之公諱揖字元通姓傅氏系山北地自祇亮世仕江南子孫因散處江淮間有居光州者遭廣明之亂從王潮奔閩數世而至公高祖仁瑞又徙居興化軍仙游縣故公今為仙游人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曾祖父獻大父偁皇考滋皆以地遠京師不求仕而皇考尤有信義為里人所宗以公故贈朝奉郎公少莊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他兒戲旁譁笑若不聞及并取其書誦讀未冠試廣文館第一其文天下傳誦之既不第而歸有貴人欲留公使子弟學焉者公曰吾方求師友資身未暇也聞孫覺陳襄有學行樞衣從之襄門人許安世江行之流皆以文藝冠多士不之取獨稱公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揚州司

江漢集 卷十一
尹叅軍守遇僚屬甚屢以難集事諉公而促其期
公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置諸法守
雖疆聽而不能平乃欲以煩劇困之會天長令缺檄
公攝承公發伏摘奸如神猾吏惡少年皆屏迹褫氣
天長大治更以最聞丁外艱歸里中里中事有不能
決者悉從公折衷或望公門罷訟而歸調福州福清
丞帥皆翬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公鈞禮改蘓州錄
事丞軍復丁內艱免喪授太原府大谷令白誅徙鄉
而還為民害者一人於是公之仕也二十年矣猶在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吏司選陵之怡然未嘗以窮達介懷會曾布帥太原
謔入大驚曰是福清傅丞為吾元所知者邪率郡使
者交薦且以書言之朝廷公卿間改宣德郎知吉州
龍泉縣時孫覺為御史中丞謂公曰朝廷欲用公欲
少留除書且下矣公曰仕所以樂居中者免外臺督
責之辱今頓首權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我所當得
也徑出國門不顧道除太學博士所至學者闔門四
年足未嘗及宰相執其之門袂滿即日詣曹曾布知
樞密院與其副林希共薦之宰相亦雅知公名除太

常博士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復
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接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之
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紹聖二年徽
宗由遂寧即就資善堂學詔大臣擇德行老成人為
博宰相以公名聞除諸王府說書舊制諸王課學書
屬文而不及經公言王當以德義為先區、翰墨非
所急請先講子史以懋三德後之明年徽宗封端王
詔余記室叅軍又明年為侍講又明年為翊善中人
執事王府者例與宮僚昵公獨正色不與親雖一府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以爲介而悉嚴憚之王亦為之加禮閱五年移官者
匹亦不出王府同僚或歲中屢遷公未嘗一語及之
會諫臣鄒浩以言事譴公厚贖其行坐是免所居官
裁兩月徽宗即位首問公安在即除直秘閣進尚書
司封員外郎擢監察御史權殿中侍御史論內侍都
知劉瑗恃寵專國不報移國子司業遷起居郎召試
中書舍人徽宗面稱訓辭有西漢風於是魯市當國
以兄弟於公有汲引恩冀其功已公巋然守正凡朝
廷命令有可疑進退人材有不厭衆望如掾王古范

純禮之類皆人所難言者必極論之雖屢卻不為之
回奪布每以為言不人者因元中傷公公不恤也微
宗顧公潛邸舊見必咨訪公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
自然為獻語宰相亦諄諄及之歸則削藁雖至親莫
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上清心省事徽宗曰近臣中
唯傅楫為朕言及甚詳然後人始知公所以啟迪上
心者其卓至皆此類也真山靖國秋見時事浸更張
高欵曰禍其始此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聞者莫
不志其言公笑曰後當以我言為信遂求補外詔不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許憲所不已最後中書舍人鄒浩為請迺聽除龍圖
閣待制知亳州到郡數月屬疾亟衣趺坐而卒年六
十一宣宗寧寧元年二月五日也公於孔孟之學精思
而力採之不臻其極不止又天資簡淡于世事無一
可關心者專用經史自娛聚書至萬卷平居正衣冠
如對大賓否則瞑目燕坐不妄出一語雖在閤室無
秋毫之欺故能死生禍福不入胷中視進退窮通若
夢幻然雖當是之時立道立朝不為無人若夫先見
如著龜卓然引去者惟公一人而已大觀中大臣屢

欲以公入黨籍徽宗念公舊學之臣而止後每因事必及公姓名而在不為大臣所佑故公之歿卹典不加焉公之墓在今常州宜興縣善拳山之原係以諸子恩贈少師妻陳氏亦贈越國夫人子諒友誼夫皆擢進士第諒友仕至奉議郎尚書膳部員外郎誼夫朝諱郎尚書兵部侍郎謙受朝奉大夫夔州轉運判官與諒微去病譽處皆相繼前卒詔度今為朝請大夫王管台州崇道觀古文集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清深也以為法銘曰

西冷吳氏繡谷亭抄本

道有所寄千年一儒世得而用一人萬夫公承丘軻知學元本匪惟知之亦踐其壺用此玉立直哉惟清卅無可娛以道死生晚登三門帝寔知我摧儕近臣初不求可正色凜々傾忠上前寧非大剛吾道則然帝知雖深時不我與奉身而行世莫能禦竟脫黨禍歸安九原世評既公盛德乃尊聞風而興百世之下我為銘詩以詔來者

尚書禮部侍郎以仕贈太中大夫衛公神道碑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維揚狩臨安慨然思中興獻替

之臣一日顧宰相黃潛善汪伯彥曰衛膚敏安在其
趣以來時乘輿新渡江人皆南驚道路充斥公獨晝
夜北行及上於平江上聞之喜顧御史中丞張澈諫
議大夫鄭穀曰衛膚敏至矣公見上泣上亦泣曰卿
在諫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為信今宜知無不言有
請不以時對公頓首謝曰臣頃在維揚數為陛下言
維揚非駐蹕地請早還建康今臨安亦非帝王居宜
須軍定亟還因陳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
也翌日再對歸即遇疾猶扈蹕至臨安拜尚書刑部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侍郎未詳聞明受之變慟哭舟中疾益侵上章請老
不取乞與醫秀州從之進尚書禮部侍郎尋上印綬
卒年四十九書聞上歎庇移時特贈太中大夫他日
見其同殿中書舍人汪藻曰衛膚敏可惜其為上春
知如此公諱膚敏字商彥少力學問宣和元年以太
學上舍生奏名徽宗親擢為第三人而稱其文明白
瞻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數年同生王俊
又對徽宗憶公姓名問今何官俊又以寔對徽宗曰
尚吏州縣當時豈不堪學官耶今行召之翌日召公

既見改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時國家新興與金人和
 議遣生辰使宰相擬十餘人徽宗以公為可假給事
 中往聘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虜遣使而
 吾反先之於威重已缺萬一不至為朝廷羞請至燕
 山候之晚若不来則以幣置諸境上上以為然洎至
 燕山金人果不来置幣而返七年後遣舒宏中往已
 陛辭矣上改命公迨賀正使許亢宗亢宗言虜且
 大入止公毋行不聽及燕報愈急眾洵惧不敢前公
 叱二君命也其可辭乎及疆知虜渝平益不為屈金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人答書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
 豈所以待鄰國哉北朝立國當以禮義今脩好不以
 禮交鄰不以義將何以立國乎拒之旬日卒易璽書
 及授書責公雙跪公曰此北朝禮也行人何為虜首
 大怒觀者為股栗公處之晏然虜莫能奪繇是不悅
 羈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與幹離不遇請公相見公
 辭不可則問相見之儀虜以例對公笈曰所謂例者
 非趨佞羅狂乎且子鉉貴人王也使人雖賤亦人臣
 也兩國之臣相見不僭君是一國二君也無不祥大

為乃長揖而入既出誓書示公公曰其使萬里去
朝廷以此書真為不可知因縱言及軍事公連挫虜
幾復被留淵聖皇帝受內禪始還進官三等遷尚書
吏部員外郎於是高麗入賀以公為宣問使假太常
少卿送之而殺其禮公曰國家厚待麗人久矣今一
旦鐫薄恐夫其心不若如舊便從之至明州顧時多
艱凡緣客及民者率以傾貲從事所過無秋毫擾初
詔使人春見其冬金人逼京師詔令不通使人坐館
淹久日費以萬計公度俟詔而還則失風潮之期留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之經年東南之餽率竭矣乃以幣易金繒厚餉其使
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還朝歸福劄之罪上大嘉賞
遷衛尉少卿公言屬者虜犯京師乘輿保金湯而居
固善知虜已棄去秋必復來而尚嬰孤城此大臣不
知變之道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謂宜陰以帛書
訶其世若使人知自愛不為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
則令增陴濬隍以訓齊其人而擇大臣鎮撫之車駕
姑即建康而勢為全六擢起治舍人又言方今二聖
未還陛下於宮室衣服飲食之奉宜痛節損雖郊廟

亦不用樂庶精誠有以感動天地拜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既就職首勸上以守法度慎爵賞正紀綱因指
陳時政之失有崇寧大觀宣和之弊未盡其考十餘
事言甚平至上皆罷行之又請以承慶院營繕之役
付揚州升鴻宮造作之事歸有司禁中差除須索必
關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廢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
奏大臣不正救者顯誅云先是公論時政上曰崇寧
大觀以來所以亂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祿唯恐失人
主之意故于政事無所可否馴致前日之禍自今當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以為戒故公因此以堅上意時中貴人李志道以赦
復任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容机亦落
致仕公論執再三皆朝奏暮罷二年春拜中書舍人
公前勸上守法度會邢煥以后父除徽猷閣待制孟
忠厚以太后妹除顯謨閣直學士公力言非祖宗制
煥尋改觀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驟自諫議除舍人
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
若以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

臣雖不肖願附于司馬光上令宰相諭公曰朝廷以
次遷非論事也公猶下拜居家待罪者通月至忠厚
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書政事本命令有不嘗輒封
還之風永振一時而宰相滋不悅乃以事出公除集
英殿脩撰遷舉杭州洞霄宮議者為不平未逾年上
思公召還焉公上世齊人唐末辟亂徙錢塘又自錢
塘徙華亭故公為華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
望曾奉議郎元空繼空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
傑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傑皆右承務郎一女適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右述功即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王崑公為人剛
明遠於經術與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
見其當然決意行之雖禍福死生陳前莫能移其所
守故使異域館遠客天子必以屬公而公亦必得其
要領在人主前論事衮衮援據精詳切中其忌諱皆
人所難言者人主未嘗不改容嘉納遭時變故上慨
然起公於流落之中意豈淺哉使天假之年其設施
當如何方向用公而公以不起聞矣宜天子追思不
忘而形於屢數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

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烏程縣戴塢之原既葬
八年而仲英遂戈余銘不已余從公游最舊在西掖
時又與公同貶知公為最詳者是宜為銘曰
自古臣立鮮逢亟垂公於三君展也必諧厥諧伊何
一以忠蓋忠時屢更吾見其進始事微考飛英下僚
以節歸報靖康之朝建炎中興公首褒用知無不言
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寧蓋規諫之剴切帝故見思
氣吞虎狼萬里之外死生關身曾不少槩當饋吳歎
詔追而未之而不年亦孔之哀矣雖異州同此澤國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刻詒無窮曰宋遺直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陶氏自征西將軍為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
之遂為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
諱旣字季志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
彖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議
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官必自己致中元符三年
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叅軍重貫用兵陝西請君從
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遺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矣

石非所及又固辭不取亦不能強也知邢州任縣坐
小法免為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郎
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
欲以此富君度食貧居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
妻不汲汲于進取如此羅金壇如京師即日詣曹以
已所當得者謁官於是又知鄭之管城娶之東陽杭
之富陽徂徊數邑數二十年晚于吏部之格稍升而
君不堪久次寧貶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鬪
家藏鎧仗閭里苦之更教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為變人皆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世為心故
臨事敏明毅然敢為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
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於富陽當政和宣
和間士大夫尚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
謀捷步以取之君獨恬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昭無
幾微見于言面所謂安於所遇者如君非邪元室吳
氏次室邾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為從仕郎知潭
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炎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至
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

一年定來求銘銘曰

世競馳之已靜特之世依違之已勞為之仕雖杞之志則起之杼山竈之著采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浮溪遺集卷之十一終

西冷吳氏繡谷亭抄本

浮溪遺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徽猷閣直學士致仕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蔣公墓誌銘

初宗以來天子與大臣論天下事命臺諫相應以義理之文故百餘年間朝廷清明天下七事熙寧中大臣有欲更祖宗法者惡士大夫言人々殊始皆公論為流俗由是名節之不競三十餘年至政和宣和初天下以言為諱當是時丹陽蔣公興諸生任中執法

獨信其所學為天子辨是非屢擊權臣皆言人所難
言者天子每改容嘉納許其忠精然後天下知忠言
未嘗不用也顧風俗之衰士樂緘嘿謂吾君不能耳
公雖以直道逡巡去國卒老于行不至輔相然至今
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云公諱猷字仲遠姓蔣氏東
漢時有封豕亭興山亭者其後分居丹陽金壇故公
為金壇人曾祖郢祖益皆隱居不求仕父師錫慷慨
有人節以公故贈光祿大夫公幼莊重如成人力學
而敏群諸生試有司必處其上諸老生皆噐之甫冠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中元豐八年進士科調主武進簿移巴陵令縣介湖
湘俗習文法喜闢公勅至訟室八老吏以公年少易
之公聽決如流皆叩頭服豪右屏迹政聲流聞改宣
德郎知江寧縣課最部使者以聞遷秩一等崇寧初
詔天下興學以公為信州教授監察御史丁光祿公
憂服除為尚書膳部員外郎遷吏部宗子學建除宗
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時詔原廟立傍祖殿
工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公言有其舉之
莫之敢廢也今既奉六奏告矣奈何毀之執政怒送

吏部差通判南安軍逾年直前議復故職召試中書
 舍人詞令一新為學者法坐鄧洵仁奪減不論黜知
 廬州俄亦集賢殿脩撰復拜中書舍人召還既對上
 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卿也拜御史中丞兼侍讀
 公力辭不可則首論士風浮薄今群臣無他能唯以
 善候伺人二承望大臣為向背者謂之才其或耿介
 特立守正不回則眾指為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
 長止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中唯務雷同略無
 可否其說稍自異者不過逆有後言為中傷計此不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可不察又言臣近因陪祠禁中見路寢尚仍祖宗之
 舊瓦木塗墍皆故暗有以見陛下薄于自奉與土階
 卑宮室何異願推廣聖心每如此以保盈成上嘉納
 在京百世司元豐皆隸六察崇寧中內侍省獨乞不
 裁公論其世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察何也即以公言
 正之尋察內侍省教事以聞上寢其奏公極論曰臣
 觀前代人君於近習有功不濫賞有罪不廢法者皆
 載之信史號為賢明臣職在執法不敢緘默以負
 下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因命大書公疏揭之

內侍省其徒皆側目楊戩建節公言祖宗時未嘗有此作童貫首隳舊制當時士論已不平而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童貫有戰功不可以人而廢公徐曰楊戩何功帝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出汝手亦非！勞公曰事塞其源則人無厭望若夫攀援展轉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善者久之公因言元豐時有選人吳水利王安石欲改京官者神考止令循資於爵賞較秋毫如此况節戩乎帝曰官爵得之易則名器早誠如卿言然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楊戩之命已行當為卿杜未者因詔三省御史臺常遵守彈劾時三省吏遷官類至四品又近倖率請建墳寺及強市民居建第公悉論之即降詔禁止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秘書丞公言良嗣降虜狂妄不宜出入禁中後良嗣果敗真州守戩更告訐付公治守李益雅為時宰所惡而戩陳求道者宰相蔡氏族壻也帝怒甚益且不測公平心處決益以不寬都水使者孟昌齡議河事久不成費以億萬計公私騷然公曰是役有必不可成之理願循元豐開脩二股河故事

於從臣中選忠信可紀者往視可罷之因言自陛下即位大河軌道何以更為勞民貲財有虛名虧實效臣竊未喻上因震怒曰朝廷事類如此無事輒紛更卿於臺屬中遣人往具以寔言已而為大臣沮格議者恨之范之才奉使淮南還言滁水百鼎可出詔之才求之矣所得悞辭窮且得罪即督州縣發民畝水鑿山役不已公劾之才狂妄希進并論其出使奸利狀上大怒投之才千里外公既感上知過遂言東南應奉且十年如花石器用之物輸內府入權倖之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家不為不足殫財以事浮靡願一切罷之其言反覆深切因論提舉兩浙常平徐鑄以糶本錢卑漕司製造廣東轉運使徐揚以虛名羨財進後苑乞重寘之法帝不從公臥家待罪詔起之因力請罷遷兵部尚書兼禮制與詳議官知政和七年貢舉改工部月餘遷吏部四選言素繁猥其長率怠於省治吏得緣為奸公晨八坐曹使人得自言躬閱所訢參稽律令可否立疏于籍第而行之事以無壅益曹為清宣和一年言者論公兼官多不舉若罷吏部尚書以

徵猷閣直學士知華州請投閑改提舉南京鴻慶宮
 宣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到官數日復請
 奉祠而却七年以刑部尚書召兼資善堂翊善公再
 至京師願同列皆新進少年益不合日求去會虜騎
 至京師天子內禪上皇東巡公率同列上章乞遷避
 不從則躬系城晝夜守既解嚴天子命公持表候上
 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帝貶貫環衛
 竄池州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聽而毋傷上皇之
 心卿何以處之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為慮淵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聖皇帝喜賜縑帛芳藥遣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國
 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問言童貫得罪天下今朝廷
 正典刑唯陛下財幸上皇頷之遂宣詔童貫即日趨
 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靖康元年復請
 閑以徵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建炎三年避
 虜明州明年屬疾上章請老還宣奉大夫致仕十一
 月某甲子卒於昌國縣逢萊鄉春秋六十有六遺奏
 聞上嗟悼贈特進顯謨閣直學士卜所屬給葬事人
 人劉氏尚書祠部郎中淑之女有賢行後公二年卒

二男子曰謨右承議郎知封州曰諫右承事郎三女
子長適右從政郎龍游丞吳恢次適右從鄉元卿石
承務郎公資渾厚寡言浚對家人終日如賓平生未
嘗以游辭偽乞傳人矯情降意徼利其論事上前不
苟苟合雖人主盛怒少間復前反覆開陳必盡理而
後已其論為皆一時名士平居無嗜好未嘗一日廢
書不觀有文集二十卷藏於家其為文一本經術七
益于時者未嘗言精深簡古侶其為人以紹興三年
二月十九日葬公用州郵縣翔鳳鄉隱學山之東岡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以淑人劉氏附以左朝敬部許德之：狀來請銘其
嘗謂名節與功利若壻然常相為輕重六君子一
志於功利則名節衰矣此豈待事至而後擇哉必有
早正素定不與世推移方公在朝廷時縉紳未嘗有
言名節者公屹然特立專以迪人主為心嬰逆鱗批
大卻聞者為寒心失色而公諄々盡言不已不啻如
父子間泊歲晚因躡一時輩流越官簿而升者踵相
躡或以是尤公公笑曰吾道猶是也卒未嘗少貶
公之所立豈偶然者哉其服膺公門知公為最詳寔

諸孤又以禮請敢不叙而銘諸銘曰

君道主聽受言孔艱臣有周比興哀所期在昔祖宗
政以言訂一人垂衣為事龜鏡厥後靡一人日世移
女得剛不吾共其歸堂、蔣公古之遺直德為鳳麟
心則金石見義而作直前靡思觀者為采未嘗少卑
坐茲寡訢於不極用至今善人徒得君重國步中杞
間閔吳州不任其位莫如我憂闔棺海山因寔其域
後人懷公視此銘刻

微猷閣待制致仕蘇公墓誌銘

西泠天氏繡谷亭抄本

蘇氏自唐許公世有人其後分居閩之泉山真宗時
有諱仲昌負文武材召試賢良方正之屬六科罷舉
進士既策名以小失有司程庶補三班官非其志也
仕至左屯衛將軍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歷知宜邵復
三州以恐肥太師福國公生紳復舉進士賢良方正
科入翰林為學士知河陽年未五十而卒生頌相哲
宗元祐間守觀文殿入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與翰林
皆贈太師魏國公始葬潤州丹陽公諱搗字季升公
相季子也幼莊重舉止如成人丞相自開封尹知濠

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儼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訖其誣於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走得白口公以此知名用父任為瀛州防禦推官一週監澶州河北倉草場既少年得聲譽益親師友力學問為詞章當路交薦之復辭薦書不受而請授同僚之賢者故一時名士皆屈輩行與之交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織羅衫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高請閑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宮徽宗皇帝立轉運直郎賜袞衣銀魚丞相薨服除緣无入黨籍差監兗州東嶽朝尋除丹陽縣丞會令缺令行令事陳力二年如寔為令者徙通判廬州民便安之去郡相與遮留為之罷市中丞蔣公猷薦為御史臺主簿遷光祿寺丞改大宗正丞向書倉部郎中經却祀恩賜三品服擢衛尉少卿久之移光祿靖康初虜至京師公晝夜乘城素羸不勝暴露虜退即求去淵聖皇帝雅知公名謂執政曰如此等人可決之去朝廷邪命降堂留之非故事也時以為榮數

月復求去進直龍圖閣知明州金人渡江浙東西皆震獨四明罷鄉兵省科調民恃以安俄請奉祠而歸尋避地國中以墳墓在丹陽由海道往來閩浙間者數歲紹興初召赴行在所除宗正少卿中書門下檢上諸房公事皆不拜復主管臨安府洞霄宮起知温州亦不拜召為太常少卿力辭於朝下可則見上以辭翌日詔權尚書刑部侍郎居無何得微疾上章請老除徽猷閣待制致仕數日以不起聞上嗟悼之得年七十六時紹興十年正月九日也積官至右朝議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大夫公退然如不勝衣與人言唯恐傷之然剛正敏明凡事親居官治民與人交一出於誠非小人可及也所至必先問職當如何見有利害可論必孜孜建明不為苟且而卒歸於忠厚若推強去惡則忘其身為之其惡極奸伏如神人不能執毫欺之以此自州縣歷臺洞至而卒從五十餘年無一事不可紀者隱然為國名臣由嘉祐元平以來公卿之後能守家法者莫公若也官武成時行縣吏送之郊顧謂吏曰亦盜二人於情於法皆可生胡不誠吏曰諾及歸守迎

謂公曰官吏亡賴至擅出人于死既曰強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不預也亟治之公曰使紆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為言其所以生之狀守大怒將并案公公不為曰而二人卒不死丹陽當東南舟車之衝異時尚句麗八貢吏並緣掇取方數百里騷然公為區處于未事前既去民不知其使者之嘗經由也歲飢行賑濟法公曰循虛文忘寔惠可乎乃乞米於有司有司以為難請之再三必得米則朝之臨視汲汲然唯恐其不均雖鄰邑之歸者亦受而不辭所全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活以千萬計方國宗興學故新祠庭之時京口號為多士又三茅山在其堤封生定之不逞者憑籍為非視州縣亡如也公一切以法繩之旁觀為東顧而公處之泰然八知其不可犯也無不屏息丹陽大治合服俗喜言訐為匿名書至有竊乘驛以馳者公行州事得何八書二公篋中物色久之釋然悟曰此老吏某人所為也立遣人探之則已亡去索於田間得之叩頭首服寔諸法以徇由是其書遂絕麴院亡麴放萬斤覺麴官與獄官盜猥歸罪於其衡者以為私其

羸於酒官因使之亡去公語曰持斲者交私不過銖
兩之羸耳能積而至數萬斤乎且負擔者幾何人豈
無可會之數耶獄官不得對果麴官納磨戶金而授
之虛券麴以六斗入也左右大驚倉部嘗請于朝歲
漕冬初不至者監司若州縣官皆坐之支持符請書
公袖符元長貳曰今茲漕至者未半也吾符一下坐
者無慮數百人漣祀止數十日間士大夫當得恩赦
者皆閣矣若稍引一兩月之期俟禮成而下則彼將
何辭長貳從之士六夫譚傳曰蘓季升仁人之言也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建炎赦至明州戍卒數百人還據地求卸甲錢公大
怒叱去而陰勒牙兵為淪未及門果譟而還趨庫授
甲公不為動徐僉為首者數人戮之而置其餘不問
為之嘯然益公之過人者類皆如此難以一二記也
公雖精於吏事而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有文集五卷
尤長於詩歸馬出鷗以詩名者每讀公詩曰蘇季升
未嘗言詩也每一篇出高妙數腴吾不能及古人不
以多為貴者其謂是乎初娶元氏字簡公繹之孫次
娶曾氏資政殿學士孝序之女繼室復以其妹相敬

如賓四十餘年後公只餘卒皆封恭人子孟容右脩
職郎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孫茂登仕郎公卒之
五月孟容奉公葬于吳江府丹陽縣長岡之原以曾
恭人祔焉從公游最久得公之典刑名理非一會孟
容來連茹義不得辭銘曰

蘇氏祚許繇唐迄今蟬聯再興寔始翰林縣慶既遠
乃生魏公輔佐秦陵功名始終帝想風烈聿求其人
曰汝是似為吾近臣似之伊何忠孝直清沉雥盡矣
巋然老成入詩禁嚴于福有光年及黃髮祉非不長

西泠天氏繡谷亭抄本

無缺虧者人胡嘆嘆豈德之厚報猶未遐大江西來
龜筮叶吉萬古之宅先塋是居

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吳君墓誌銘

君諱恣字為功姓吳氏其先義興陽羨人也世以儒
名家而求仕至君之父誥始至大其門有三子皆
授以經法材競為伯仲同時擢進士第又同時為縣
令以治行聞士大夫言義方者予吳氏伯口愈仲即
君也誥卒龜山先生楊時識其墓後以君宦遠贈朝
散大夫君少有立志風骨穎秀望之巖然嘗與兒曹

集外家有以博具遺君者君正色叱之曰死老奴敢
汗我邪坐客大驚知吳氏有子矣及長嗜學問後先
生長者將如不及入小學籍有聲既擢第調當塗
縣主簿時即祥正李之儀會當塗皆知名士也負才
氣軒輊不少惜一見君詩文曰我輩人也會歲饑
官出粟糶者萬人坐集于場他吏毋術至相蹂踐以
死州以命君君亦厭於地而疏其行坐強者東弱者
西以五十人為甲使聽令問指其一曰給彼已趨而
前左受粟右輸金不以序進未晡而周毋一人譁者

西吳氏繡谷亭抄本

當路交薦之縣有劫田民生理寓江中秋大雨圩且
決晨夕暴露治其防民賴以濟既去父老指所歎曰
微此吾其魚乎移宿松令以簡靜為政凡追逮書縣
門予之期民信畏之其至不差晷刻田里間未嘗識
求徵番六之面也由是訟更十數令不能決者皆立
談決之亦幾宿六大治門不夜闔獄囚屢空一日部
使者接旁郡民遮道言願以事決宿松使者曰縣各
有治汝舍汝令而從他令豈有說乎且道遠奈何氏
叩頭曰吾邑可否視吏色辭彼邑宥有令在堂吏不

能秋毫欺也雖遠矣憚察訪使趙鼎舒州守孫傑取
下如東溼所至人重足事之盛威臨君君不為動然
此兩人者亦卒不能以君屈也改宣教郎丁外衆服
除知廬江縣盜劉五帶橐廬壽間方鼓行出山去縣
幾一驛共鋒銳甚或止君毋遽行君笑曰男兒當斬
虜平我此鼠輩胡為者今行縛之盜聞君來不敢入
其境後群盜得吏疑圖遺廬江曰彼有人焉不可圖
也召監延豐倉知扶溝長垣縣尋除諸王府記室兼
講書淵聖皇帝受內禪金人至京師三上書言便宜

西泠天氏繡谷亭抄本

不報後皆施行略如君策入尚書為禮部員外郎會
虜立張邦昌法當即草成奏君度不可拒將引繩自
裁有幸非常者悅曰僕請為之君由是獲免已而王
時雍用事主政事堂君發憤罵時雍曰反虜吾獨不
能擊汝一段秀實耶時雍面頰發赤不能對君因以
疾求罷不聽遂拜篤於家今上即位病即日愈乃請
老而歸歲餘起公復改官尋除司農少卿不拜近臣
交薦擢知明州承蹠血餘守將屢易公私埽地萬
目睢君一調肺約大成舉於是徇兵留戍者步軍

三萬陳思恭領之水軍萬艘張公祚領之將駭卒驕
凌籍官府求取無度變生不可期君能得權酌之贏
給其稍廩歲終贍之天下知兵治聲流聞加直秘閣
以代歸生卜法貶秩朝廷察其枉擢荆河北路轉運
判官未行改知吉州道得病到官病益侵即上還印
綬六日卒年五十五寔紹興四年五月某甲子也積
官至朝請大夫其遷多以勞能不以歲月君氣豪語
直遇事有不可輒憤盈于中雖貴人必斥其忌諱面
折之然曾次寔洞然無城府關鍵以故深中之人多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不樂而賢士亦以此歸之親政分財獨推所得之居居
其寡嫂恩當任子不上其子而以其弟之子六六內外
族姻與夫平生黨友飢不食寒不衣病者醫死者葬嫁
其女守其孤至不可勝數有荆溪及他文合三十餘卷
豪壯而臨蔚侶其為人娶同郡楊氏封安人兩男四
女曰師尹師說師尹好學而喜文再任以官再不受
其志非苟目前老人謂君必有後者其在茲乎女曰
瑤適左脩職郎陸景端曰瑤適左迪功郎元盥曰瑤
適右承務郎胡辨口琬繼陸景端之室師尹以君卒

之年十二月某甲子葬君其縣銅棺山南筆塔之原
以其與君厚善來求銘乃輯君之行治而銘之銘曰
嗚呼禹功世乘波以元君業岌也人視蔭以偷君汲
汲也文砥而氣剛見老立也所臨必恩遺老泣也君
門洞開却過而不入也寧羸厥躬尚後人之及也

朝請郎知建昌軍贈朝請大夫劉君墓誌銘

君諱滂字德霖其先永嘉諸劉也唐末有徙居東陽
武成者四世而生珉珉生仲思仲思生升升於君為
皇考以君通籍累贈中奉大夫君生十餘歲已能誦

無冷氏繡谷亭抄本

說屈其師與同郡梅執禮學會稽學者傾下之號東
梅西劉中大觀三年進士科調新昌令縣在豫章之
中俗喜鬪令到官輒移病去以他吏攝承君臨以誠
未幾稱治雖旁邑訟不能決者乞從君決之豪郟氏
橫里中甚貴姻誣人死君捕致械治之郟使者為請
不聽卒以法投郟相州蔡魯公京與君祖為布衣交
至京師曰吾故人有將耶除詳定敕令所刪定官欲
挽君置黨中會僚常瓌書詩屏間京疑瓌姍已屬君
求其迹且遷官君笑曰此市道也胡為及我哉京不

悅君亦拂衣去坐是不調者十餘年靖康初金人渝
 盟袖所著書數千言來京師士大夫口相傳以熟除
 太常博士道阻不拜定炎中上問人材於近臣學士
 唐又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公彥言君可用詔用
 君為建昌軍少時銳功名既數罷歸意益怠頗治泉
 石將終焉其得建昌初不汲當國者數以人先君
 紓其期君不較也至紹興三年冬適五年矣一旦尚
 書符趣君行君不得已到官甫半年而軍變君及母
 妻皆死焉天下冤之時紹興四年七月一日也驛書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聞天子震怒詔帥臣討始亂者皆伏誅於是御史言
 國家艱難以來福州殺帥臣建州殺漕臣建康杭秀
 之守臣皆囚於其下議者率歸罪有司以為陋於於
 循繇此凶人無所忌臣竊聞建昌比守皆巽懦威權
 不張兵卒悍驕邀取七度劉滂一切以法裁之兵不
 勝其忿至野入乃壞其肆戕其人滂捕繫追償茲守
 臣之職蓋能吏也乃并其家碎于賊此而不懲失政
 刑矣願錄滂之死以白其冤乃詔廢君為朝請大夫
 官其子若孫二人君卒時年五十六妻安人湯氏兵

及身侍姑不去與姑偕死于三人曰埴曰墉曰縑即埴早卒縑即軍亂失之墉以紹興五年十月奉君安人之喪合葬于太平鄉金柱山之原君好字善屬文與人交始終如一聞人急傾財赴之居官嫉惡如仇毅然不可回奪以及于難大觀中余官豫章君來新昌一相見如故知越數年余以職事留京師君適在焉自此日相從不見之間幾月幾書也又十餘年余守吳興君以書抵余曰吾御吾母之建昌矣頃之間建昌難作余為之矍然明年守臨川距建昌百里餘

西泠吳氏繡谷亭抄本

問建昌人君遇既時曲祈皆慟哭久聲以對又聞君卒之期年父老會佛祠哭君有欲絕者且千里以書弔其孤此人情至哀也可以強致耶然則君雖遇奇旤而身亡為不朽矣余方欲會萃其事私識之而墉來求余銘至三四不已則為之銘銘曰

惟古者之仕兮永其志之必行苟利及於茲世兮顧何為於久生嗟夫子之策名兮奉皇輿而道路歷羊腸而靡辭兮敢前知於所卜皇揆余之忠信兮昇旣水之四封將鋤難其榛梗兮及殺身而覆宗民哀君

之無時兮雖飲食而必祭
帛沉寃以斯文兮哀我侯
於世世

浮溪遺集卷之十二終

西泠吳氏繡公亭抄本

